

乡思

个人在功利和道德的悖论关系中是否有超越意识和精神追求。有，他就能满怀创造热情，把握人生之舵，行其当行，止其当止，驶向崇高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没有，那就势必要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当做人生的最终归宿，浑浑噩噩，以至于沉沦其中。

金科
著

乡贤

金科著

王其恒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贤 / 金科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396-2887-5

I. 乡… II. 金…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4815 号

乡 贤

金 科 著

责任编辑:温 媛 汪爱武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6

字 数:100,000

印 数:3500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887-5

定 价:14.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历史深处的阳光(序一)

潘小平

金科是我的学生,1978年秋他考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时候,我刚毕业不久,教他的写作课。说是说老师,其实我们的年龄相差并不是很大,从学业上说,也很难为他释疑解惑,只是担个老师的虚名罢了。不知那时的金科,真正创作意义上的写作是否已经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那时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更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会以文学为职业。大学里的写作课,除了一些死记硬背的概念,就是把一篇好好的文章拆得七零八落,把懂的讲不懂,所以被学生们打入最不受欢迎的课程。我又是刚刚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怎么讲的,已经记不清了,对金科,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和金科再次相遇,是过了大约二十年后的一次师生聚会。我的一个学生突然和我说:“潘老师,78级的金科,分到四川的那个,也喜欢写作,已经发了不少东西了,你还记不记得?”我紧张地回忆,大脑一片空白。不多一会儿,金科就

进来了，一进来，我就认出了他——还是读书时的模样。

这是分别二十年后，我们师生的第一次见面，在座的都是淮北煤师院毕业的学生，早几届晚几届的都有，大家“潘老师”、“潘老师”地喊，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坐在了老师的位子上。席间，金科递上了他新出版的散文集《人在他乡》。翻开来看看，有些吃惊，也有些感动。我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现在写作的人可是不多了。”他略有些不好意思，说一直坚持在写，就是写得不多，也写得不好。

金科读书的年代，是文学左右社会情绪的年代，很多人“一文成名天下闻”，无数人热爱文学，向往文学。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钟情于文学了，就连我们这些以文学为饭碗的人，当着别人的面，也轻易不提文学了。所以金科的坚持，对我触动不小。金科分到成都去的时候，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是文学支撑了他青年的梦想？支撑了他“人在他乡”的漫漫长夜吗？灯下翻看金科的散文，久久不能平静，看着看着，不知什么时候，就有眼泪流下来了。

金科的父亲，后来也随他去了成都，每趟回合肥来，都要和我见面，对儿子的创作，稀罕得不得了。是的，是稀罕，看得出，他是很以儿子的写作为骄傲的。尤其是当金科被他的母校合肥六中以唯一的作家身份，誉为建校五十年来二十位“优秀”和“知名”校友之一，金科的照片上了《合肥晚报》，上了《合肥六中校志》后，金科的父亲更是欣喜异常，逢人便

讲。老人清癯、整洁、乐观,说话仍有些无为口音,我有时会听不明白,但他那满心的喜悦,却让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拿出刊登我文章的报纸时,也是像他那样,稀罕得不得了。我父亲逝世于1994年的春天,其时我刚刚开始于《合肥晚报》上发表作品,不过是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就那,他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兴了。

在父亲的注视下,金科的写作愈发勤勉,以业余写作者的身份,已经有几十万字的散文随笔发表,并且出版了《微风斜雨》和《人在他乡》两本散文集。现在,他的散文新著《乡贤》又要问世了。《乡贤》中以他祖父金笑侬先生风雨人生为题材的大散文《改造存心赶向前——关于祖父的随感》,在《江淮文史》杂志上连载的时候,我曾读过。说实话,我没有想到,金科会写得这么好。金笑侬先生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驳杂,情感丰富,经历坎坷,生命跌宕,准确地把握并真实完整地呈现他的一生,有很大难度。而况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祖辈,这个“度”就更加难以把握了。但是金科却把握得很好,有真情,有分寸,有思想,有智慧,有历史眼光,有悲悯情怀,有温热心肠。更难得的是,这本集子中所收的四篇散文,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所写之人或尊、或长、或师,最易写成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歌功颂德之作。而金科竟能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物内心,以真实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把久远尘封的历史

照亮。

在安徽,淮北煤师院是一所偏僻的学校,在我们进校的时候,只有一幢四层教学楼和一排小平房。我们三十多人挤在一间大宿舍里。冬天,雪花会从碎了的玻璃窗里,飘洒到我的被子上。到金科他们进校,情况稍稍有些好转,但也还是艰苦。一下雨,学校里就到处泥水汤汤。但是春天的时候,校园后面的山坡上草木葱茏,梨花似雪;到了秋天,满山野菊灿烂,一派金黄。我非常非常怀念我的母校,怀念我遗留在那块贫瘠土地上的青春和梦想。金科说:“潘老师,我一个人在四川,有时会想,这个地方,有人知道我的母校吗?”我看着他,不说话,我想这就是日暮乡关,这就是人在他乡。远在他乡的金科,因为思念拿起了手中的笔,于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一点一点从心里流出,那些闪闪发光的文字,将孤寂的他乡之夜照亮。

2007年6月

写于合肥

自具特色的乡思乡情(序二)

蒋守谦

我的书橱里存放着金科同志的两本散文集:《微风斜雨》和《人在他乡》。近日接到他的来信,说是他的一本专题性散文集《乡贤》即将出版,要我为此书写一篇序文。我于不胜欣喜之余,当即从命。

我们两个人,原本素昧平生,但是经过文字上的交往,终于成了好朋友。十多年前,《微风斜雨》出版了,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同学,被金科称为“忘年交”的高承言君写信给我,希望我看看这本书,争取写篇书评。于是我读了《微风斜雨》,觉得作者才思敏捷,文笔也好。可以看出,他是通过写作来思考社会人生,提高自我修养,寻找真善美,摒弃假恶丑的。文章的艺术水平不能说已经很高,但均属有感而发,真挚动人。清新质朴的文字,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我喜欢这种敞开心扉,与读者进行真诚、平等交流的文风,故而放下手头的工作,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评论,题目

叫做《“文如其人”是一种境界》。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文学观念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作者创作了这样一些以表达自己真情实感为指规的散文，说明他正在“走向文格与人格相统一的美学境界”，但愿作者能够义无反顾地走下去。金科对此表示认可。此后，他便常有新作见赠，征求意见，我亦不揣浅陋，以各种方式坦陈己见。包括收入本书的四篇作品，我也都曾是先睹为快，并且臧否不一地说出了自己的读后感。这种推心置腹的翰墨之情，常令彼此生活增色。

金科是皖籍川人，《微风斜雨》和《人在他乡》这两本散文集里所记叙的，有些是他在四川生活的所见所闻，有些是他在其他地方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心迹。但是他的“根”在故乡安徽。他在安徽当过知青和工人，他在安徽读的大学，自然那里也有着许多值得他怀念的人物和事情。因而，他的散文创作总是更多地着意于抒发自己那浓重深沉的桑梓情怀。收入本书的这四篇记述故土人物的大散文，更是他下了大工夫、花了大力气写出的抒发其桑梓情怀的“拳头产品”。而这部作品的出版，显然也标志着金科在散文创作领域又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新的进步。

桑梓情怀，或曰他乡游子的乡思乡情，这本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延绵不绝、常写常新的老主题。但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包括“文革”后的三十多年间,由于作家们的注意力被各个时期的各种重大社会主题和艺术思潮所吸引,这类主题的作品很少产生。即使偶有所见,也无甚影响。在色彩缤纷的文苑里,思乡怀亲的主题是不应长期缺席或受到漠视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背井离乡、外出打拼的游子多如过江之鲫,抒发思乡怀亲之情的文学作品,更是成了他们阅读欣赏的一种无可替代的美味佳肴。金科的一组“乡贤”之作相继发表后,便引起了广泛注意,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其中一篇还荣获了省级文学奖,我想原因即在于此。

金科在这本书里把他由衷景仰的四位前辈贴切地称作“乡贤”,这不禁使我想起冯友兰先生在哲学上关于“贤人”的一个重要见解。

1947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在论及人的精神追求时,提出了人生境界“四等级”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据他的解释,此四种境界各自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风俗习惯,自己对所做之事“无觉解或无甚觉解”,这种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一个人做事只追求“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而不顾及其他,其人生境界就是“功利境界”。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处在社会整体之中,所作所为,是为了“正其义而不谋其

利”“追求道德意义”，这就是人生的“道德境界”。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一个人，他不仅作为社会的一员，还是宇宙的一员，由此觉解，“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就是“天地境界”。冯老先生说，“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又说，“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是啊，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人，他们的人生境界不会像哲学家所思辨的哲理那样单纯，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生境界没有差异。从质的规定性来看，《乡贤》里的四位老者，他们的人生历程和人生信念，他们在历史重要关头的人生抉择，他们对故乡、对国家、对人民所抱有的强烈的责任心和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本质上不正好与冯友兰先生所思辨的那种“生活于道德境界”之中，以“正其义而不谋其利”为价值取向的“贤人”相一致么？金科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艺术，从时代风云到心灵奥秘，从亲情、友情到人生哲理，以一位晚辈的视角去努力地走近他们，感悟他们，而后又诉诸笔墨，写出文章，这不也正是一种“见贤思齐”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创造么？

或谓：在无人能够置身于功利关系之外的市场经济时代，在激烈竞争无时无刻不在的现实社会环境里，倡言“贤人”式的“道德境界”，现实么？诚然，生活于现实世界，漠视功利，不食人间烟火，非但不现实，而且也不真实。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人在功利和道德的悖论关系中有无超越意识和精神追求。有，他就能满怀创造热情，把握人生之舵，行其当行，止其当止，驶向崇高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没有，那就势必要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当做人生的最终归宿，浑浑噩噩，以至于沉沦其中。在这四篇作品里，金科以他自己的方式对此作了认真而深入地思索，从而使他的思乡怀亲的主题散文自具特色，发人深思，令人高兴。

是为序。

2007年4月

写于北京师大

目 录

❁ 历史深处的阳光(序一)潘小平(001)

❁ 自具特色的乡思乡情(序二).....蒋守谦 (005)

❁ 改造存心赶向前
——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侬先生.....(001)

❁ 足矣！恺老
——关于原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063)



情深意长颂红旗

——走近吕其明·····(076)



复杂坎坷文学路

——李良杰素描·····(119)



后 记·····(168)

改造存心赶向前

——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侗先生

—

我的出生地安徽合肥，地处江淮平原。如果站在城里的高处极目远眺，便会发现，在合肥的四周，唯有西面，远远地耸立着一座孤山，这座孤山被家乡人称为大蜀山。

大蜀山在合肥算得上是一座家喻户晓的名山。风光迷人的“蜀山春晓”已经成为现今的“合肥十景”之一。

此外，在故乡人的心目中，这大蜀山也是安徽的“八宝山”。因为在静幽幽的大蜀山里，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中，同样也有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和“革命公墓”。

其中的那座“革命公墓”，位于大蜀山的西麓。显然，这是在新中国废除土葬之前建立的。因而，在这座令人肃然起敬的革命公墓里，一直保持着它固有的数目。记得小时候，我与同学曾去数过这些大小一致，均用水泥洗石相砌，呈着长方形状的墓穴，但是各人所数的结果总是有些不一。直到我偶然看到一本《合肥市地名录》时，才搞清楚，长期以来，那里其实一共只安眠着一百零八位革命先烈。我的祖父金笑侗便是其中的一位。

抗日爱国人士

金笑侬

(1898—1962)



金笑侬，男，爱国民主人士。1898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城关镇，祖籍安徽休宁县。参加革命前系无为县中孚石油公司经理，无为县商会会长。

1941年春，金笑侬先生基于爱国主义立场，弃商从戎，投身抗日，毅然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中（后改为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金笑侬先生先后担任过皖江行政公署行政委员会委员；皖江行署大江银行副行长；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皖江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皖江参议会驻会参议员、秘书长、副议长等重要职务。金笑侬先生以其在当地独特的声望和影响，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为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发展壮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943年7月，在皖江根据地第一届参议会上，由金笑侬先生主持开参与起草的《如何彻底执行保障人权》议案，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抗日根据地公开颁布并得以实施的人权议案。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3年11月21日，由金笑侬先生领衔，与皖江根据地领导人吕惠生、张恺帆、周新武联合发表的长达千余字的抗日通电《抗议顽固军无理进攻》，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大报馆，产生过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1945年9月，金笑侬先生随新四军七师北撤到江苏淮阴，被选为苏皖边区参议员。后又随军南征北战，经山东等地直至河北故城。1949年4月，金笑侬先生随军南下，到达合肥。

新中国成立后，金笑侬先生愈加注重自我改造，曾经赋诗：“奋斗如今二十年，技能微末觉徒然。寸阴宝贵须珍惜，改造存心赶向前。”1956年，金笑侬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金笑侬先生曾任安徽省六安专员公署交际处处长。1962年11月在上海病逝，享年65岁。

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人文纪念馆中展示的由作者撰写的
金笑侬史迹简介

亲友们都说，大蜀山不仅风水好，祖父墓地的位置也是相当好的。因为从祖父墓穴的正面看去，它恰好位于背面那座青山的中间，而在墓地的前方，则是一条十分宽敞的通道。

想来正是因为这好位置的缘故吧，以前清明时节，我去大蜀山时，祖父的墓地前总会簇拥着一些鲜花和花圈的。还常常会遇见一些学生和青年，围绕着祖父的墓地，神情严肃的举行着祭扫陵墓、缅怀先烈之类的活动。

还是在我读小学时的一个清明节，学校组织去大蜀山凭吊革命先烈，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的祖父安葬在这里，于是就列队来到了祖父的墓前。恰巧那时我的父辈们也正在这里，老师灵机一动，要请父辈们讲讲关于我爷

爷的革命故事，以此让同学们受点革命传统教育。

我顿时觉出一种荣耀，自己还从来没有听过有关爷爷的革命故事呢！

谁知，父辈们却显出不好意思起来。连连说着，没有什么好讲的。以至于最终还是婉言拒绝了老师的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

这使得我在同学中间显出十分的尴尬和难堪。现在回想起



1962年春，金笑侬在合肥原江淮旅社。